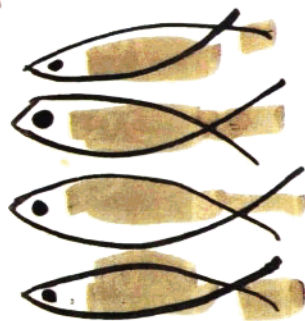


叶文玲



有你不寂寞





小 传

1942年11月4日生于浙江玉环县楚门镇。1958年发表处女作《我和雪梅》，至今已有400万字20本作品集出版。现为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，浙江省文联副主席，中国作家协会理事，全国政协委员，入典英国剑桥大学《世界名人录》。

小说《心香》获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；获奖小说还有《寂静的山谷》、《小溪九道弯》等；散文获奖作品有《乌篷摇梦到春江》、《奇品》等；小说结集有《无花果》、《心香》等；散文集有《梦里寻你千百度》、《不了情》等。

应邀先后出访过菲律宾、德国、日本、泰国。多篇作品被翻译到国外。

目 录

有你不寂寞（代序）	1
十万斛活泉洗出来	3
走不进你的银河星系	13
天真世界	23
浓笔淡墨写从容	30
美丽人生	
——记作家陈学昭	38
又是玉兰喷雪时	44
文品共长天	51
永不告别	59
桂子香年年	
——艺坛徜徉	68
美的探索者	106

老 钟

——怀萧军143

只要素朴的白

——我眼中的宗璞152

梦中的海湾167

牵魂的磁石170

东白山情结

——序小说集《蓝雾》174

一同追梦

——序钱国丹小说集《闺中女友》178

菩提树183

秋日之旅191

有你不寂寞

(代序)

世界太喧嚣了，苦累了很多女人，尤其是女人，尤其是肩负着事业和家庭两副重担的女人，尤其是不甘平庸不愿随波逐流的女人，尤其是试图活得自由自在不同凡俗的女人。

声明女人不是弱者不是月亮也罢，厌恶被抬举为“女强人”“铁女人”也罢，不是拼搏得遍体鳞伤心力交瘁的女人，不会有这声呐喊这种烦躁。

素来不喜探讨女人应该怎样怎样的话题，女人们却一直深深嵌在我的心扉，包括所有可爱的和不可爱的女人；就像朝晖夜露一样，女人们诗化了的精魂无处不在。我常常从一棵虬干老树的颤摇或一片小小草叶的抖动上，谛听到一声余韵如乐的呼吸，那是被最坚强的女人饮忍了的幽深的叹息。我想，这决不是人在过于痴情时的幻觉幻听，也不仅仅因为我也是个女人。

我不知道我的这种近于偏执的爱恋于何时始，只记得这种痴情受到了进一步的启迪和鼓舞，那是读到一位先生的“女

人永远是我的最高超圣洁的‘灵感’”一语时，就如学僧被乾峰示意了手中的竹杖，那种清气透胸的时刻，真是畅神快意。

这位先生便是被我的师友宗璞尊称为谢先生的冰心。

于是，我不但忆起了谢先生曾经拥有的年轻和年轻时的热情恣肆：“愿……十万斛活泉洗出来”更激起了这样的热望：哪怕我捧起的只是这十万斛活泉的一滴，也是我们这个世纪这个时代所酿造的值得多少女人敬仰的晶莹，那是从人格到精神彻底诗化的冰清玉洁。

于是，由此引伸，由此绵延，我从无边学海无数文朋艺友中寻觅着更多的晶莹，当然已不仅仅局限于女性，也不仅仅局限于文坛。

于是，难以言诉的欢愉立刻弥漫成无边的春水，消融了我。

我在写着她们和他们的时候，心里是这样宁静，外面世界的喧嚣和烦扰，似乎再不存在，哪怕喧嚣中有一道尖厉的声音总在警告：如今再固执以往，你将永守清贫。

但我认命。我无法抵御和她（他）们一起徜徉的欢乐，那是人生最有滋有味的时刻，那种心魂碰撞的亲昵，那种教我灵魂受洗的激奋，是如此令人百感丛生心旌摇曳！因为有了这一切，尘世的烦恼都能化解，因为有了这一切，我从不寂寞。

十万斛活泉洗出来

说不清有多少回，将凝在笔尖上的丝丝思绪，复又收起。

总期待一种特殊的时刻，总觉得要写她，就须在风清月白的夜晚，须在情绪非常宁静、心地非常清纯的时辰。

因为，她不是别人，因为，她是冰心。

可今天，哪里是这境地？今天，狡猾的风逃得没有踪影，骄横天际的只有太阳。于是，但凡能不动弹的，都悄没声儿地缩在了荫凉角；于是，窗前这几盆一直被我殷勤侍候的吊兰，也都得着了负心机会，别转了头，扭过去腰，生生做出不胜娇懒的情状。这边呢，铺开纸还没开写，肘下就蜿蜒出两条小小的溪流。

可今天，我却认定了，这篇久已起意而不可止抑的文字，非写不可了。

因为，再过整整三个月，就是农历八月初十，就是冰心

的九十一华诞，是她向“百岁寿星”迈进的起始，作为一直想敬送她一盆花而又一直未能尽意的晚辈，我愿将串串热汗化为露滴，连同这束粗粗扎就的“心花”，献上一份衷心的祝福。

其次，因为刚才，刚刚到了第三期《小说界》，这本注有创刊十周年字样的封面上，端然印着冰心怀抱小猫的照片。

我太喜欢这张照片了。

好照片无异是心灵的底版，最能传神。

我立刻记起来：去年的此时，我曾为《文汇》刊登过的另一张“作家生活照”，大大激动了一番，那是白发如雪的柯灵——照片中，朝晖喷霞、桐叶如金，抱膝而坐的柯灵，以洞穿历史的眼神，沉思着他所解读的人生……

冰心的这张照片，简直异曲同工。

照片中，她怡然神闲地端坐沙发，依然一副极为我们熟悉的又慈爱又睿智的微微笑容，在她怀中的爱猫，很张致地略略昂首半闭眼，充分得意着它所享受的温馨。

真是风神特具的天伦图！

我想起来，这只宝贝小猫，是她和女儿吴青曾很幽默地向我们介绍过的：“是个最爱出风头的照相明星。”

我自然也认出来：这张照片摄于1986年，她自家的客厅。

并非我眼锐。只因印有这张照片的那本书《关于男人》，两年前，我曾与宗璞大姐一道得其馈赠。自然，这本书和书中的照片，以及这本书的老早的姊妹篇《关于女人》，都是曾教我心潮叠起百读不厌的书。

也许所用纸张之故。《关于男人》印的是黑白照，不如《小说界》重印的这张清晰而色彩分明。于是，我又久久地凝视，再次把这张照片看了个仔仔细细。

我认出来那张皮沙发的色泽——那是七十年代末流行的深棕杂黑的仿皮革；沙发一角的那只靠枕，也是极普通极朴素的烟色小方格布面；再是老人家的衣着：那是件灰色隐格钉着琵琶布纽的对襟罩衫，很家常地挽起寸许的袖口，露出一线线天蓝衬衫和黑色的毛衣。自然，我凝视最久的，是她的脸容：哦，老寿星们常有的寿斑，已稀稀地见于她的手背和脸面，再还有，还有这一直整整齐齐梳拢耳后的头发，哦，这在1978年我初次得见时，尚是乌色见多的头发，一年比一年地渐渐花白，银白了呵！……

我凝视着，想象着，我想象着照这张相时，她的头发是否在脑后绾成了一个髻？一个缕缕如蚕丝的银白的髻？……

也许，她并没有绾过髻。但不知为什么，我却固执着这一想象。

我向来说不清自己许多莫名其妙的想象，但我却清楚记得不久前参加某地的一个丝绸文化节。在与当地文联的一班青年作家谈心时，我想起了多年前写过的一篇小说，题名叫做《茧》。小说最后写到儿子望着母亲脑后的发髻，觉着“像是一个卧着的雪白的茧”。话题被我不无激动地引申开来，我说人生其实就是一个吐丝作茧的过程，作家更是如此。作家毕生的劳动就像一条蚕，是全然自觉而自然的奉献，直到生命的丝尽，但他以生命为代价的吐哺，将绵延着一代又一代……

我们所尊敬所热爱的冰心，以及许许多多和冰心同样的前辈，早早就为我们吐织了这样的茧。

此刻，关于茧和丝的话题，再次勾起我缕缕思绪。

我无法不想起二十年前，一个河南省籍的学生，当时是北京科影的美工，从湖北咸宁的干校归来时，向我们说起了那儿的生活：“那儿是天天下雨，天天出工，别说干的活有多累，光天天来回走那条又长又滑的泥浆路，连我这棒小伙都有点挺不住，可我们的队伍里头就有冰心，都快七十的人了，好几回我偷偷瞅她，可从不见她苦过脸眉，没想到老太太这么刚！……”

十三年前的冬末，在北京举行的儿童文学创作学习会，愈至最后，高潮愈起。在多位作家作过辅导报告后，神通广大的会议主持者，又让我们拜会了茅盾，张天翼，最后的“压轴”节目，竟是请来冰心到会上讲话并和大家合影。

我永远忘不了她的出场和开场白——

会议室很小很拥挤，到会者又都太兴奋，因此，她进来时，“哗”的一声，后几排的男同胞们，都情不自禁地站了起来。

主持人请冰心坐下说话，她摇摇头，笑了：“我这个人起点不高，所以我要站着讲……”

又是“哗”的一声，不过，那是立即轰响的掌声和笑声……

她果然就这样一直站着讲，直到讲完。

照相时，鼓动着主持人的“偏心”，除了全体照外，我们十几位女同胞，又围拢着冰心，加照了一张喜笑颜开的“女

几国”合影。亲亲近近挨着她坐的我，从此牢牢刻下了她的音容笑貌，也牢记了她那天所穿的是大襟便衣和一双蚌壳棉鞋。哦，母亲的衣饰，母亲的仪态，这就是冰心，这就是我们的老前辈冰心啊！

于是，第二年，全国四次文代会再见她时，我竟忘了开始是在什么场合、什么地点了，只记得她出现时，总是如拂清风似的悄然而家常，总是睿智幽默语出如珠；只记得那日凑巧茹志鹃、刘真、张洁和我，簇拥着她步出会议大厅的台阶时，敏捷的新华社女记者王子瑾抢拍了一个镜头；只记得那次在小会议室休息时，主持会议的李季同志曾很风趣地叫她“余太君”，还说：“哎，可惜丁玲今天没来，否则你们女作家，可算‘五代同堂’啊！……”

两年后，1981年的初春，北京颁发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，不料想，我竟有幸与冰心同榜！那一年，她获奖的是《空巢》，以一个归来的游子探访旧友的种种情境，写两个殊途不同归的知识分子家庭；极朴素的文字，道出的是永远的真理。走遍天涯国为根。通篇没有一句高腔激调，却教人处处感受着作者深沉的吟唱，那是从心魂深处迸发的爱国主义激情。

那一年，“同榜”的还有张抗抗和藏族女作家益希卓玛。热情得像诗人一般的益希卓玛，听说冰心摔伤了腿难以赴会，便找我和抗抗商议：“我们去，我们一起到家去看望她！”

到家去看望她？看望冰心？——我简直惊呆了：这主意太好了！但是，会给我们安排这种幸福吗？我们不会太惊扰她吗？

果然！幸福果然是只要争取才能来临的。喜洋洋的益希卓玛，变戏法似的亮出了已经准备好的一盆小小的石莲！呵，多有心卓玛！可你大概不知道，冰心最喜欢的是玉骨冰肌的马蹄莲，是淡香自天然的水仙，我们应该去找马蹄莲，找水仙！可是，哪还来得及啊，好吧，就这样吧，带着这盆极普通又极耐旱的石莲，带着这象征高原的不凋之色的石莲，我们欢欢喜喜地去了。

哦，快看看吧！快仔仔细细地看看，仔仔细细地记住这里的一切吧！记住民族学院的这间住所，记住这间被满堂堂的书橱挤小了的书斋，记住她的每一点微细表情，记住她的每一句笑谈，当然，最重要的是莫忘问候祝福，莫忘诉说平日最想诉说的话……

可是，叶文玲，你是怎么搞的啊！你不是几次三番见过她么？你完全不必羞怯，完全不必有“望之俨然”的拘束，她不是别人，她是冰心，无论何时何地，她对你们都是母亲般的慈蔼，师长般的亲切啊！可是，被太饱满太实在的幸福胀得昏头昏脑的我，竟然结结巴巴地什么话语也道不利亮，竟然从头到脚整个儿傻成了一根“实心棍”！

哦，幸亏有能言善语的抗抗，幸亏有热情得诗人一般的益希卓玛，幸亏她那高原云雀似的音腔叽呱不停，总算把我们要表达的情意都表达了。

撑着伤腿端坐写字台旁的冰心，海一样丰浩，月一样清隽的冰心，一如既往地神态慈和，说着只有她才能道出的朗朗笑语，直教你忘了屋外是春寒料峭的三月，直教你觉得这小小书斋是这般温馨可意，融融如春。

呵，没想到，没想到一团如春的绿云骤然飘现：三本簇新的书，忽地亮在了眼前——冰心亲赠我们每个人一册她新出的选集！精装的书壳，湖绿色的封皮，掀开封装，则是黛青色的书脊，雪雪白的书面对波着水纹，灿灿的金字，就像天上闪耀的星！更没想到的是，在扉页上签赠时，冰心竟称我们为“同志”，还加上“教正”二字！真教人好不汗颜，好不愧悚！一刹那，我只翻来覆去感觉着一个词：诚惶诚恐……

冰心依然以她的笑容和亲切，拂尽了我们的汗颜和愧悚，于是，我们终又“肆无忌惮”起来。卓玛真正像个被宠坏了的孩子，得一要二地请冰心再送我们每人一句话。

为卓玛、为抗抗写的是什麼，我记不清了，送我的一句则是：

“宁静而致远，淡泊以明志”。

无情岁月增中减，有味诗书“品”后甜。一晃就是七、八年。七、八年中，就像有意识地“进补”一样，常常反复品读她的书，她的诗，包括她翻译的诗，包括别人评她的书，敬意愈贮，思念愈深。七、八年中，几乎年年来京，于是每年来京，都不由地萌发这个意念：看望冰心去！

可是，每次每次，总有住处的不巧，或者交通路程的不便，不忍侵扰的顾虑，使我屡屡丧失如益希卓玛的勇气。

知己莫若友。相交甚笃的师友宗璞大姐，最谙我的心思。大姐排开自身的冗杂家务，先行作了联系，于是，我们终于欣然地结伴同往了，跟随而去的，还有我的在北大读书的女儿。带女儿同行也是宗璞大姐的主意，她一再说：“谢先生最喜欢年轻人。”

于是，我骤然注意到了：宗璞大姐称她，不是随常随俗地呼为“老师”，而是恭恭敬敬地称之：谢先生。

中国人对称谓向有讲究，有识之士和学者更有分寸，“先生”之称于北大、于燕园这样学府之地，唯有德高望重比老师还老师的饱学之士方可膺享；文坛也是如此，呼得耳熟的是鲁迅先生、茅盾先生……因此，在学问、人品、气质一向被我视为可仰而不可学的宗璞大姐这一呼，我不由越发深感以往的粗鲁愚钝：是呵，对我们所敬爱的冰心，都极应该呼为：先生！

我于是一路默默、默默地想着要对她诉说的话语。这一次，我一定要细细告诉她：我从她的作品中，所得的无穷无尽的“营养”和许许多多新的启悟；我要告诉她，她的那句“女人永远是我的最高超圣洁的灵感”，已经成了我的创作主旨，在三年前创作的一个中篇里，我开宗明义地亮出过这个“宣言”；哦，我还想告诉她，我对人生对文坛尚存在着许许多多困惑，正是这些困惑，使我常常出现她说过的“话也涩，笔也涩”的境况；我更要告诉她，我非常喜欢的是她半个世纪前写的“新年试笔”，极为那“我愿有十万斛的泉水，湖水，海水，清凉的，碧绿的，蔚蓝的，迎头洒来，泼来，冲来，洗出一个新鲜、活泼的我”所鼓舞——这对投入新生活的殷殷呼号，对投入“源头活水”的热切期待，实在就是她七十年耕耘不辍、精神永不委顿的根因，即令八十年代的我品读，也频频激起难以抑止的亢奋……

那是1989年的初春，三月下旬，距上次拜望的时间，整整八年了！八年来，虽然文坛常常有她扶掖新人的文字，报

章屢有她勤思健筆的新著，但是，一切的一切都解替不了親往一見的渴念。

依然是這間住所，依然是這被滿滿的書櫥擠小了的書齋，依然是先行迎出的吳青熱情又爽朗的笑臉，可是，畢竟八年了！歲月不饒人地染白了她的華發，無情的病災，奪去了她相濡以沫的親人……可是，冰心依然！

依然是待人脈脈，似拂面春風，依然是笑語頻頻，出語都成妙諦，哦，冰心永遠是冰心！

沒想到先湊趣的是小貓，不待呼喚，那兩只愛貓，先先後後跳上她的寫字台來和我們合影，神態之老到，動作之熟練，真正堪比“明星”，而且大模大樣地很有“主角非我莫屬”的氣概。不用說，小貓是主客共同喜愛的話題，報章消息中，常見冰心愛貓佳話；而前年，自稱燕南園是“貓兒園”的宗璞大姐，也曾把一只可愛的獅子貓送我喂養，我還為此洋洋洒洒寫過几千字的“貓文”。於是，在說不完道不盡的“貓趣”中，我們先照了一張又一張的合影。

沒想到很助興的倒是女兒。冰心一見她來，果然分外高興：“我最喜歡和你們年輕人談天了；別管你媽媽管束，以後什麼時候想來就來，我最歡迎年輕人！……”

喜出望外的女兒，興奮得紅雲滿腮，在如此慈蕩的長者面前，哪還有半點拘束！……

自然，導行的宗璞大姐，亦有款款衷腸與她細說，尽管都是極家常的噓寒問暖，尽管應當的都是平平淡淡的學府文事，我却覺得有一曲無聲之乐回蕩其中，那是從真正的文章博綜、醞釀風流的學者胸臆中，自然漫溢的高山流水，那是

真正的大家风范和书卷之气的相映交融……听静了的我，只觉得一句“闲”语村官都无须出唇了，一边默默地陶醉，一边又不由得心神飞越……

归途中，像被我传染了似的，原来不多话的女儿，更安静了，问其所以，她慢声慢气地答道：“还用说吗，刚才听她们谈话，比上课还过瘾，就像暑天里走进莽莽苍苍的大森林，心里荫凉极了，满足极了。今天，我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作家，尊仰冰心为高天明月，一点没错，她是真正的皎皎无俗尘，表里俱澄澈呢！”

嘿，平素总觉得学汉语专业的女儿没有文才，这几句话，还算不愧挂的那只校徽。

哦，皎皎无俗尘，表里俱澄澈的明月，莽莽苍苍的大森林！舒舒泰泰地写至此，我陡然感到绿云荫窗，暑气全退，满室满目，全是爽心的幽凉！

走不进你的银河星系

电话似火警铃般响起来，慌得我着了一只拖鞋便去“扑火”……要知道，这会儿是0点35分！

……大大地松了口气，是谢晋，在这时候打电话的，只有谢晋。

无怪人说他是一只放上永久性强效电池的石英钟，也屡屡见老朋友们不止一次地朝着他的背影，又敬又爱又无奈地叹息：“工作狂！完完全全一个工作狂……”

这封号对谢晋来说完全合适。我不止一次亲睹过他无日无夜地工作的“狂”态；了无尘嚣的寂夜，常是导演工作最能大显身手的时刻，更是他为之沉醉的美景良辰，处在夜天静地，他就像跃入悬崖空谷，奔旋苍莽林帐的狮虎，意绪昂扬，激情难抑，贮纳万壑的胸臆间，艺术的灵思似潮似涌，切合着天籁地籁，他狮吼虎啸般的进发，都化为黄钟大吕的轰鸣。而后，自然是美不胜收的猎获，自然是“一夜腊寒随漏尽，十